（第1页）

铜尺的密秘（Korrektur秘密）

七月的广州，骄阳似火，分外炎热。

人们经过白天紧张的劳动之后，来到了市郊公园。寂静的公园，頓（Kurzzeichen顿）时热闹起来。

市郊公园在广州的东方外，距广州城只有一里多路，公园里绿树成荫。江湖的湖水清如明镜。公园的中心，有座高达百米的小山，临湖而立，山頂（Kurzzeichen顶）上有棵参壮的榆树，分外雄伟。山頂上，由人工开了一个约有半个蓝（Korrektur篮）球场大的草地。人们来到這（Kurzzeichen这）里，从西湖面上吹来了阵阵凉风，使得人心情舒畅。有孩子的妈妈，代（Korrektur带）着自己的孩子，在草地上游玩。有的在谈论着工作。有的在猜着很有趣味的迷（Korrektur谜）语，整个草坪十分热闹。

大树下的石椅上，并肩坐着一对年青（Korrektur轻）的朋友，甜言细语地交谈着。男的叫王利华，女的叫胡芳，俩人的年纪都有二十五、六岁。“当，当”公园的大钟敲了九下，已经九奌（Korrektur点）了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走吧！”王利华对胡芳说到（Korrektur道）。

两人慢慢地向山下走去，谈着未谈完的话。

“這是给你的一件礼物，你回去再看吧！”王利华含笑地从手提着的皮包里拿出一样东西，送到胡芳的手里。无意中带出了一样东西掉到地下。似乎是火热的爱情，充满了他的头脑，竟然没有发現（Kurzzeichen现）自己的大意。胡芳羞涩地接过礼物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谢谢你！”“明天就是礼拜天，中午你到我家来玩，我一定很好地招待你” 王利华高兴地说道。

（第2页）“我一定去”胡芳接受了王利华的邀请。

两人并肩走出公园，在公园大门口分手了。

王利华哼着轻快的小调回到家里。他要用日记本记下這（Kurzzeichen这）个幸福的夜晚。当他回忆着公园的谈话，想着与胡芳爱情就要成功，想着明天胡芳要到自己的家来，脸上显示出得意的笑容。但是，当他把手伸进皮包，准备拿钢笔的时候，他的心停止了跳动，脸上的笑容霎时间不見（Kurzzeichen见）了，红的脸孔頓（Kurzzeichen顿）时变得雪白，這时才发現（Kurzzeichen现）自己的那把铜尺不見了，尽管努力地回忆着在公园里的一切，都始终想不起来，铜尺是在什么地方丢了的。他迅速地穿上衣服，关掉电灯，掩上门，向外走去，這时，他的心乱极了。

他来到葫芦街38号，站在门口，左右看了一下，敲起门来。

“谁啊？”里边传来了不耐煩（Kurzzeichen烦）的妇女的声调。

“张小姐，是我。”王利华顫（Kurzzeichen颤）声答道。

门开了。张英让惊慌的王利华进了门，问道：“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？”她关上门，两人向房里走去。

沿着石头铺的路，经过不太深的花园，走进了张英的房间。

张英身材匀称，约有三十来岁，她身边无父母，也无儿女，這么大的住宅只住着她一个人。

“张小姐，你给我的那把铜尺掉了！”王利华害怕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张小姐吃惊地喊起来。

王利华大概地叙说了经过，等待着张英对他的训斥，

（第3页）“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那铜尺里有我的组织秘密文件，公安局要是弄到了它，咱们不就完蛋了吗？我命令你立刻把它找回来！不找回来，就不要来見（Kurzzeichen见）我！”张英严肃地说。

“现在已经這（Kurzzeichen这）么晚了，公园门早就关了。”王利华沮丧地说。

张英嘴凑在王利华的耳朵上，叽叽咕咕地说了一遍。“就从我這儿去！要小心！”说完，两人进了花园。

夜色笼罩着市郊公园。热闹的公园，恢复了平静。

公园门口的围林（园林）工人宿舍的一间房子里灯还亮着。這是看园老人刘老头夫妇住的房间。

刘老头夫妻两口，年纪大了，干活也不行了，组织上为照顾他们，把他们按（Korrektur安）排到市郊公园里看园，一是工作轻便，二是公园的环境对他们的身体是适宜的。現（Kurzzeichen现）在，邻近的工人宿舍早已发出了睡熟了工人的鼾声，刘老头却在灯下代（Korrektur戴）着老花镜看着书。“老头子啊，几奌（Korrektur点）了？还不睡觉。”在灯下补衣服的老伴儿心疼地叫道。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不要再喊了，马上就去睡。”刘老头拿起书向门口走去，這是他的习惯，临睡前都要出去看，看大门是不是关好了，工人们是不是都睡了。走到门口，他停下，风趣地说道：“唉！老婆子，你总是不能伸咀（嘴）说别人啊，你也该睡觉了。”说完走出了门房。

天上星斗满天，一股凉风迎面吹来，“啊呀！公园的风都是香的，党对我们多关怀啊！”刘老头站在门口，感概（Korrektur慨）地说道。

是啊，解放前的刘老头，为了养活一家大小四口，拼命地干着繁重的工作，可是，身体累坏了，还是养不活自己的一家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（第4页）都死在饥饿线上。解放后，老两口都有了工作，真是吃不愁，穿不愁。解放前的腰疼病，現（Kurzzeichen现）在每逢阴天就要发作，组织上为照顾他们，把他们安排到公园里，度着幸福的晚年，這（Kurzzeichen这）怎么能不使刘老头感概（Korrektur慨）呢？

“嗯？”刘老头望着山上，似乎发現了什么。

“老婆子啊，你出来。”老伴赶忙走了出来。“是不是我眼花了，你看那山上是不是灯光在动？”

老伴向山上望去，果然看見（Kurzzeichen见）有一微弱的灯光在晃动。“咦！怪了，从来没有过吗，大门都关了，难道不成还有人在上面。”老伴猜着说。“我上去看看！”刘老头换上鞋子，向山上走去。

“可要快点回来啊！”老伴喊道，“叫你睡觉，反而不成，又得上山走，真是......”她自言自语道。

刘老头借着星光，一步一步地向山上走去。

那灯光依然在上頂（Kurzzeichen顶）上面晃动着。

刘老头越走越近，他渐渐看清了人的轮廓。

王利华正在专心的找那把铜尺，竟然有人向他走去，都没有发現，刘老头离王利华越来越近，他发現一个人，手里打着电筒，在找什么。

“喂！那是谁啊？”刘老头边喊边向王利华走去。

“啊！”王利华大吃一惊，头脑這才猛悟过来，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了张英临走时给他的那把无声手枪，张英的话又在耳边响起：“发生意外，就用這个干掉他！”他向刘老头望去，刘老头当他只有三十多岁了。（第5页）黑暗中，刘老头隐约看見（Kurzzeichen见）了王利华脚上穿的小白鞋。

“你从哪儿来的呀？這（Kurzzeichen这）么晚了，你在這儿干什么......?”

话未说完，刘老头只听見“咔哧”一声，頓（Kurzzeichen顿）时胸口疼痛难忍，只觉的（Korrektur得）天旋地转......仿佛又听見一声，霎时，刘老头什么都不知道了。“咚”的一声栽倒下来，向山下滚去。

王利华慌忙中向刘老头开了两枪后，熄了电筒，也顾不得找铜尺了，向山頂（Kurzzeichen顶）跑去。刚才还在温柔地谈情说爱，转眼变成了杀人凶手，這正是，一切严肃的阶级斗争！

刘老太自老伴出去后，也没睡觉，继续替老伴补那件衬衫。“当、当、当”挂在门口的大时钟整整地响了十二下。

“都十二奌（Korrektur点）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”刘老太向门外走去。

走出门口，向山上望去，那灯光不見了，可仍不見老伴的身影，她慌忙“咚、咚、咚”~~她~~急促地敲着工人宿舍的门。

“老张啊！快起来！”刘老太着急地喊着。

急促地敲门声，惊醒了三位园林工人，他们骨碌地爬起来。开门，看見刘太太神情焦虑，脸色都白了，忙问发生了什么了。

刘老太断断续续地说完了一切，工人们頓时穿上衣服，与刘老太向山上跑去。他们一边跑，一边喊着：“刘师付（Korrektur傅）！”

“灯光在哪儿出現（Kurzzeichen现）的？”老张问道。

“就在那个地方。”刘老太向山上指道。

工人们向刘老太指的方向跑去。

工人们忽听“咚”的一声，跑在前面地（Korrektur的）小李跌了一交（Korrektur跤），小李边爬起来边喊：“你们快来呀！這儿睡着一个人呢！”......

(第6页)原来，小李被刘老头的尸体绊了一跤。

老张他们急忙跑去，用电筒一照，“啊！”几个人同时喊了起来，“这不是刘师付（Korrektur傅）吗？”

从后面追上来的刘老太一看，頓（Kurzzeichen顿）时扑在老伴身上，大哭起来。

刘老头已经停止呼吸，他的胸口的衣服已被鲜血染红了。

“赶快报告公安局！”老张边喊边向门口电话机跑去。

“喂，公安局吗？我是市郊公园，我们這（Kurzzeichen这）儿发生了人命案！请你们赶快派人来！快！越快越好！！”

“嘎”的一声，一辆小吉普车在市郊公园门口停下。

半个小时后，公安局侦察科长孙达代（Korrektur带）着他的助手及武装了的战士来到了公园。

他们仔细地察（Korrektur查）看了刘老头的伤口，断定是被手枪打死的，孙达详细听了刘老太地（Korrektur的）叙述。刘老太已经急的不行了，孙达马上叫人用小吉普把她送进医院。

“明天早上，你们暂时停开半天，我们明天再来！”孙达对老张说。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刘老太太抬进了他的房间。

张英听了王利华的报告，心里也凉了半截。铜尺没找到，反而闹出了人命案子，這真是火上加油。

她对神色慌慌张张的王利华说：“你先回去，各方面要特别谨慎！不要慌慌张张的！明天你也不要到我這儿来，我有事会找你的。” “是、是、是”，王利华恭维地边说边退向门口。